



香
鉤
情
眼
上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七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香鉤情眼上冊

法國小仲馬原著

閩縣林紓
侯官王慶通
同譯

第一章

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五月。清曉之晨。有兩少年把臂過海果里街。穹門之下。時爲十一句鐘。二人晨餐甫罷。故出閒行。年均二十餘。其一容作淡黃色。其一則髮深黑色。微有髭。而淡黃色之少年。初不留髭。二輔澹白。然其娥媚。黑髮之少年。色近深紫。以狀度之。似至健碩。兩肩甚碩。步履雄邁。吸淡巴菰。而黃色之少年。則不御也。紫色之少年。容亦溫藹如春。觀者測其人遇物多欣。終日無不懌之色。淡黃之少年。名伯麟。哀德明勳爵也。紫色之少年。名多萌。巨

司打。二人本同窗之友。聲氣諧協。哀德明育於孀母。生三歲而孤。依母而居。故容止恆似婦人。巨司打少年卽喪其二親。託於戚屬。殆自生。自長。飽歷風霜。故筋力遒韌。而不脆。七歲已入學堂。而哀德明生十五年。其母始令蒞學。巨司打一見哀德明。知爲少孤之兒。旣爲之友。且自任以保護交情。自是日摯。旣卒業。往來無間。日必晤談。蓋巨司打之愛哀德明。如父之將子。非但年事多閱。歷深足以護庇之也。哀德明亦聽受其言。似授之以嚴親之權力。一日伯嬭夫人謂巨司打曰。幸耶將護吾兒。自是日起。巨司打自謂受人親之託。職當保護其子。當哀德明顏色凋喪之時。夫人則戚戚引以爲憂。巨司打必曰。無憂。有我在。必不令其有苦。是日行於海果里。且行且語。忽哀德明停趾於菸肆之外。言曰。吾將得一雪茄。

巨司打曰。此物不適用於。哀德明曰。何也。巨司打曰。吃菸不利於肺部。哀德明曰。兄何爲常吸是物。巨司打曰。爾焉及我。我無傷也。且爾吃菸。若母聞之。將不懌。於是哀德明嘿然復行。行及加司德。旣利坊。遂停趾。讓一老翁及一少女。是時已微暄。而老翁尙衣長衣。容專而寂。年可五十至五十五。髮有二色。冠寬簷之冠。執黑漆之杖。衣上寶星燦然。苟無以下所敘述者。則此二少年殊不屬意於此女。此女容色至佳。哀德明瞥然而過。初不了了。而巨司打他顧。並不之見。女年可十六七。初不甚高。衣灰色之裏服。加以青絹之外衣。冠草冠。執碧色之繖。狀至樸素。不以豔動人。哀德明方欲行時。此女忽縮腕於其父之臂。以手拏裳。繞積潦一湫而過。讀吾書者。當知五月之晨。天氣至佳。何由有潦。不知以不雨之故。故沃。

之以水。水經車輾。立成爲沮洳。是時適過車。故濺泥盈路。哀德明瞥見。女之雙履。短小而光澤。自脰以上。揣之必瑩。白如石象之脰。股哀德明亦不自知。此等如玉之脰。雪素之襪。見窺於眼中者。僅三分之一。竟使人注目。不能他瞬。哀德明卽謂巨司打曰。汝不見路上之玉人。隨一老翁同行乎。巨司打曰。否。哀德明遙指曰。赴彼間矣。巨司打曰。美乎。哀德明曰。美絕。但以纖足言媚。已不翅吾二人尾其所。可乎。巨司打曰。何爲。哀德明曰。姑隨之而行。巨司打曰。汝之所嗜。乃大別。彼姝隨父而行。尾之何爲。哀德明曰。果能屬目。此柔纖之履。亦足醉心而悅目。巨司打曰。彼行至蚡爾禮海。則湘裙下矣。汝何從窺之。哀德明曰。疾步繞出其前。則可覩其玉容。並可得其居址。巨司打曰。此爲正事乎。哀德明曰。安知不爲正事。

巨司打曰。爾旣爲樂。吾適無事。何妨從爾一行。於是兩少年疾步。突過老人之前。老人至矜爾禮海。遂不患來車之觸。卽加眼鏡。出報紙於懷中。且行且讀。直趣王橋一路。女亦下其繖。依老人肩下而趨。兩少年且行且私議此女。決爲老人之妻。巨司打曰。爾言類風漢。哀德明曰。世固有老夫得其女妻。巨司打曰。此女形容似未嫁。夫哀德明曰。何由知之。巨司打曰。揣彼所服。及其容儀。皆非已嫁者。哀德明曰。勿論嫁夫與否。其美甚殊。可突過其前。迴目視之。女覺。二少年之窺己。則立垂其目。哀德明微語曰。美無度也。巨司打曰。然。目巨如星。髮亦秀潤如沐。哀德明曰。汝今不欲從之乎。巨司打曰。我意終不謂然。哀德明曰。吾輩目中得印美人之影。寧云非幸。遂復迴面視之。女之顏色大赭。而老人方注目報中。初不之

覺。巨司打曰。安可頻射以目。令人生厭。哀德明曰。吾意更出其後。彼不知吾躡踪。其後庶足飽我眼福。於是二人停趾。而女似已知之心計。此二少年必躡己後。蓋女心豫度如是。然尙欲體察二人之果否。躡踪於己後。初非以媚態勾取少年。蓋矜奇衒美之心。女郎之心。往往如是。或女心不爾。然得二少年顛倒如是。女心亦弗至於怫滋可料也。唯欲知少年有無屬心於己。爲事亦難。旣非防其老父見知。蓋不欲此二少年知己之有無。推測及之。乃凝思移時。徐徐去其手套。遺落於地。僞爲無覺。貿然前行。可數武。而哀德明及巨司打。固已見之以爲天賜之機緣。卽奔拾其手套。而女已若僞覺。哀德明卽奔赴其前。稱曰。密斯所遺之手套。已爲鄙人所得。請以奉還。女二輔皆絳低語曰。敬謝先生。老人聞其女與路人。

言。卽問曰。何事。女曰。吾父。吾遺。手套。於地。而此。先生。拾而見。還。可。感也。老人亦稍鳴謝。然尙注目於報中。哀德明退。與巨司打同行。巨司打曰。爾心足乎。哀德明曰。歡悅無已。不知有無誤會。似吾今日所爲。殊未取厭於女郎。巨司打曰。此亦恆事。何足齒及。哀德明日。茲事。吾至恆心。巨司打曰。汝色荒矣。胡不遄歸。哀德明日。吾當更詳其居處。巨司打曰。然則仍隨之乎。哀德明日。美人在前。而孔道坦坦。何爲不隨。巨司打曰。適還手套。今更尾之不已。頗足動人疑訝。哀德明日。彼姝何知。吾尾隨其後。巨司打曰。不待十分鐘。彼必回眸。顧我茲事。我已深知之。不能遁也。哀德明日。果能如是。吾心更懌。巨司打曰。卽令回波一顧於爾何益。旣不能冒昧臨蒞其家。又不能通書問訊。亦何爲者。哀德明日。果知美人居址。必日至。

其鄰偵伺其行踪亦不必作書但逐日相逢卽足以示吾之情懷且吾好虛構之愛情必有一日彼擇夫而嫁彼夫必不若其父之方嚴身爲婦人自由亦不同於處子或可結爲膩友日長飽餐其秀色當此之時此老人及女郎已行近王橋行人至夥此女乘機果回頭一顧見此二少年尙尾隨其後哀德明曰玉人回首矣巨司打曰吾固言之矣哀德明曰吾決此女必已嫁夫巨司打曰嫁此老人乎哀德明曰否彼明明呼父決爲其女國中如是妙齡之女久已結褵矣何待今日此二少年沿路猜尋而哀德明因其一顧旋生無數波瀾蓋此子初染色心迷離無定頃刻起落千丈不知所屆行次老人及女郎已至拔街轉入林街至十八號遂停其趾女入門時復回顧仍見此兩少年頻頻注目心中自念此兩少

年。今。如。何。者。心。念。僞。落。手。套。誘。此。少。年。良。爲。無。盡。之。過。舉。

第二章

哀德明謂巨司打曰。此十八號。卽玉人家矣。巨司打曰。旣得其里。居於心樂乎。哀德明曰。吾尙有疑。巨司打曰。何疑之云。哀德明曰。吾防非其所居。或訪友尋親。須斯卽去。巨司打曰。是亦可慮。哀德明日。將以何術探取實際。巨司打曰。胡不問諸鄰居。哀德明日。問闍者。時爲其所矚。奈何。巨司打曰。卽爲所見。亦未有礙。且彼老人或尙識汝。哀德明曰。決不相識。吾還手套時。老人初不視我。巨司打曰。試入探之。於是二人行近門次。而百葉窗之下。女已伏伺多時。見此二少年近其門。則大駭。無已。哀德明周視其門。言曰。我自。有法。卽語司闍之婦人曰。姥試告我。是中有屋賃人乎。婦人曰。有。

哀德明曰。前耶。後耶。婦人曰。空宅在前。哀德明遂詢屋價。且曰。此屋宜我。請姥引而登樓。冀逢女郎。乃不之見。卽從客問婦人。有一老人。同一妙年之女士。亦居是間乎。婦人曰。問諦倭先生乎。哀德明曰。然。其女可十七八名。於姿利獲是乎。婦人曰。否。彼名恩多。婢哀德明曰。憶之。諦倭先生之夫人逝乎。婦人曰。下世二年矣。哀德明以目視巨司。打似自表其能。卽面婦人。太息曰。惜哉。此媼婦人曰。先生居第一層樓。耶曾否往訪其人。哀德明曰。未也。特吾意樂與同居。但未知此老人所執何業。婦人曰。先生業醫。哀德明曰。吾以爲輟業矣。婦人曰。彼尙操此業。未輟也。卽謂婦人曰。此屋適宜。吾請以明日奉報。而婦人尙喋喋述樓居之佳。二人答以明日更至。巨司打出。謂哀德明曰。爾口齒良足。稱外交之能手。哀德明曰。

爾聞婦人之言乎。巨司打曰。否。哀德明曰。爾不聞諦倭先生爲醫。生耶。巨司打曰。卽爲醫生如何。哀德明曰。吾已得進身之階。緣巨司打曰。何由得入。哀德明曰。問病耳。巨司打曰。爲何人問。哀德明曰。自問耳。巨司打曰。無病。胡醫。哀德明曰。不可。僞言有病耶。巨司打曰。然則爾悉心營此事矣。哀德明曰。力罷。始已。巨司打曰。以吾思。無門足入。此女寧靜。老人方嚴。似非浪蕊浮花之比。哀德明曰。不計後此如何。但心醉其美。不能已。吾日至其父之家。必與女郎晤面。卽彼亦決能悉我來蹤。須知與美人往來其道良足以消遣。吾今日方無事。卽爲訪美而來。亦何傷乎。素行巨司打曰。聽爾所爲。哀德明行時。尙頻頻回顧。此時恩多婢女郎亦尙伏窗下目送。此二人然心中實有所思。思此二人何以問吾。闔者且所問何。

言恨不了。了。大凡女郎心緒極縝密。必有所窮。究用消。此長日不能草草遽罷也。而哀德明行次。亦謂巨司打曰。吾明日決至訪恩多。婢之父。巨司打曰。爾肆口直呼恩多。婢矣。哀德明曰。彼貌溫而足纖。令人愛不忍釋。吾今知其故矣。凡人有緣一見而愛情立生。如十八世紀小說所言者。真不余欺。巨司打曰。此亦或然。但恨短耳。哀德明曰。何短之云。巨司打曰。此爲目接之愛情。非出本心。必得經時之試驗。與多日之往還。方得真際。不能於匆匆一瞥間。卽署鴛鴦之牒。哀德明曰。但自今日。至於宵中。果乞婚見從。吾決娶之。巨司打曰。倉卒得偶。眞屬剋聞。哀德明曰。我意如此。山嶽不移。巨司打曰。更逾二日。汝卽不思。哀德明曰。爾太孟浪。惡測吾心。巨司打曰。汝屢言之矣。吾不汝信。哀德明曰。然吾固有言。然所遇者。

多深於閱歷之婦。人。用情不易。故吾亦不繫吾心。至於今日。則破瓜之年。未嘗爲人所誘。故易爲動。巨司打曰。何從知之。哀德明曰。或且如是。巨司打曰。與婦人相接。無或且二字。哀德明曰。後自知之。吾今日之奇遇。似不能遽去。諸懷雖所遇之女。郎多。或美逾其人。然吾之有感。殊不如今日之隆摯。巨司打曰。吾所愛之膩西爾如何。哀德明曰。膩西爾固可愛。然殊不及恩多。婢。巨司打曰。以爾之年。直得膩西爾爲配。彼疏爽而切直。爾後來果鍾情於恩多。婢。必有二吉一凶。一爲愛爾。一爲妻爾。一則斷絕其交。此三事必能使爾顛倒。不可自聊。即使其人愛爾。亦決不終以其人方爲人羈勒。不能自縱。卽云與爾纏綿。爾必不能恆與相見。且其中必生無數波瀾。令人懊喪。爾必追悔。何以污穢良家之女。郎爲桑中之事。

脫。一。日。愛。盡。緣。終。謝。絕。其。人。則。爾。之。天。良。正。不。可。問。卽。使。能。爲。爾。妻。汝。亦。終。必。悔。所。行。之。冒。昧。天。下。鍾。情。之。人。決。不。爲。下。體。汝。之。所。嗜。以。其。辜。裳。涉。湫。現。其。玉。雪。之。脛。卽。醉。心。取。以。爲。婦。用。情。得。毋。藝。乎。果。兩。俱。不。成。爾。天。性。拘。牽。必。引。爲。終。身。快。快。之。恨。以。吾。思。之。不。如。棄。置。勿。思。之。爲。得。爾。試。自。思。因。其。辜。裳。之。故。爲。之。拾。取。手。套。又。探。得。其。里。居。此。特。泡。裏。之。空。花。一。瞥。可。了。此。外。尙。復。何。求。哀。德。明。曰。吾。以。爲。成。大。事。者。咸。起。自。纖。微。凡。人。苟。追。憶。生。平。必。有。莫。須。有。之。事。却。關。其。人。終。身。者。吾。年。固。少。初。不。多。事。且。有。家。資。雖。感。情。之。作用。較。之。理。想。爲。遜。然。吾。平。易。近。情。不。爲。苟。且。何。至。有。意。外。之。變。心。中。自。念。一。身。之。命。運。隨。時。勢。而。起。集。菴。集。枯。聽。諸。造。化。且。吾。不。必。謂。愛。此。恩。多。婢。卽。爲。吾。過。蓋。吾。所。喜。者。好。窮。究。人。之。品。格。及。其。

性。情。至。於。後。來。或。成。歡。喜。之。緣。或。成。苦。惱。之。事。咸。所。不。計。巨。司。打。曰。且。勿。談。論。今。茲。方。夏。汝。卽。露。宿。女。郎。窗。下。或。不。至。爲。嚴。風。所。中。成。爲。寒。疾。請。爾。入。夢。果。有。端。緒。可。尋。足。資。吾。爲。助。者。吾。必。極。力。輔。爾。成。此。良。緣。於。是。二。人。引。手。同。至。三。兄。弟。街。而。哀。德。明。之。居。卽。在。是。間。旣。到。門。巨。司。打。與。之。爲。別。哀。德。明。曰。兄。獨。不。臨。貺。吾。家。覲。吾。母。耶。巨。司。打。曰。適。有。事。哀。德。明。曰。何。往。巨。司。打。曰。往。視。膩。西。爾。凡。二。日。不。握。手。矣。哀。德。明。曰。何。時。相。見。巨。司。打。曰。夜。中。當。來。遂。引。手。而。別。

第三章

哀。德。明。旣。歸。登。右。偏。之。樓。級。以。手。按。鈴。侍。者。出。問。哀。德。明。曰。主。母。仍。居。室。中。乎。侍。者。曰。然。哀。德。明。遂。經。一。雅。麗。之。室。入。諸。母。寢。牕。戶。

已開。其下有婦人。臨窗刺繡。爲年可三十九。然視之似尙三十有二也。美麗無度。視哀德明猶姊弟焉。衣盛服。衫爲細絹所製。冠小冠。加之以縹。哀德明入覲。伯嬭夫人視之微笑。而一種慈愛之容。匪言所盡。吾書且先敘此母子二人之關係。夫人嫁時。年僅十六。至十七卽生哀德明。年甫二十而嬭夫人初愛其夫。但以其職已。而由習慣而生愛情。終乃純乎愛情。誓同生死矣。及其夫逝時。痛不欲生。遂立誓弗醮。亦不以居嬭自由之權力。蕩而失檢。風貌旣美。而求婚者踵接於門。均爲夫人所卻。而去。夫以伯嬭夫人天賦之美。而又多情。宜有一人爲霸其靈台。其人卽哀德明也。哀德明生時至怯弱。三歲時。夫人伺之。匪微不至。故悉心悉力全注。哀德明之身。故哀德明長養於恩波之內。至於成人。且舍其母外。無一。